

晋绥边区特等民兵英雄

——崔三娃

崔三娃(1912—1982),交城县中西川石沙庄人,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,幼时就随父亲和哥哥上山开荒种粮。到了秋天,不等庄稼完全成熟,就被山猪、狍子、野兔、野鸡遭害光了。父亲忧愤劳累成疾,撒手人寰。母亲为了养家糊口,把弟弟送给别人家,换回几斗谷米。三娃恨透了山禽野兽,13岁就去给地主放牛,同时学打猎,开始打山鸡、野兔、狍子,后连豹子也打,成了中西川一个小有名气的打猎能手。

1938年2月,日寇侵占交城县中西川地区,崔三娃一家祖宗世代居住的石沙庄被烧成一片废墟。家难国仇,崔三娃毅然扛起长枪,加入抗日民兵武装。不久,就担任了自然村民兵分队长。1941年春,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他庄严宣誓:“要把自己的一切,甚至生命,献给共产党,为了抗日救国,愿洒尽全身血。”

1942年3月21日拂晓,崔三娃带领30多名民兵配合主力部队,在石沙庄东南伏击日寇,眼见敌人黑压压一片,从岔口方向向石沙庄移动。崔三娃告诉大家,操心着,敌人来了。只见日寇队伍内,一个骑马的军官不时用望远镜观察周围山上的动静,崔三娃就紧盯住他,听得主攻方向指挥员一声令下:打!崔三娃立即扣动扳机,日寇那个军官立即应声落马。崔三娃凭借对地形的熟悉,带领民兵打一枪换一个地方,向敌人瞄准射击。

1942年6月,崔三娃被提拔为区民兵大队长,带领120名民兵在中西川一带打击敌人。一天,得到情报,日寇要纠集晋中平川各县日伪军700余人进犯中西川。当时,八分区部队恰开赴外地作战。崔三娃镇定地说:“部队不在,我们抵挡,决不能让侵略者横冲直闯。”于是发动大家把踏雷、拉雷、自发雷、扳不倒雷、反不挤雷,迅速运送到中西川和葫芦川交界处,在敌人必经的咽喉要道上,摆下了地雷阵。路中、路侧、石头旁、地旁边,都埋下地雷。然后带领民兵埋伏在坡上丛林中。等敌人进入地雷阵,大道上的地雷首先被踏响,崔三娃一声令下:打!手起枪响,几个日寇军官已被击毙。敌人分成两股躲开大道,从两侧地里往上窜,埋在地里的地雷也踏响。敌人已晕头转向,一会儿往这边窜,一会儿往那边窜。崔三娃隐蔽在高处,用机关枪猛扫敌人。最后,敌人弃尸几十具,狼狈逃走了。

1942年夏一个下午,崔三娃和十几个民兵被敌人包围,有三个民兵被敌人抓走。崔三娃说,一定要把他们救出来。当下就带领民兵抄近路转

到敌人前头,在敌人必经之地白草庄设下埋伏。敌人押着三个民兵刚进埋伏圈,崔三娃就命令民兵放排小枪,好几个敌人倒下去,以为遇上我军大部队,纷纷溃散逃命,三个民兵乘乱跑回自己的阵地。

同年8月,日军在连续多次“扫荡”之后,将其据点插入我根据地,200多日伪军驻扎在葫芦川和中西川的咽喉要道岔口村,修炮楼、筑工事。崔三娃就带领民兵,每天到岔口村袭击敌人,抢救回很多被强迫修炮楼的民夫,迫使敌人的炮楼三个多月后才修起。他和民兵干部段祥玉、韩凤珠等商议,并请示当时的交城县委和八地委批准,在岔口周围建立无人村。经过充分准备,把岔口、上长斜、下长斜、逮家岩村的群众,一夜之间全部转移走,空室清野,孤立敌人,使敌人要粮无粮,要钱无钱,要人无人。敌人气急败坏,疯狂报复。11月的一天深夜,200多名日伪军突然包围了申家社和东沟村,申家社村间长谭广富、对敌斗争小组长阎世庆等30多名干部群众被抓捕,并被连夜押往岔口敌据点。

交城县委和八地委接收到报告后,派遣第六支队支队长郭庆祥召集崔三娃、段祥玉和韩凤珠等民兵干部进行了周密细致的安排,决定夜袭岔口,营救被关押的干部群众。三娃向郭支队长详细汇报了岔口敌人据点的情况和岔口一带的地形,并与敌据点中的我内线人员取得联系。晚上11点左右,崔三娃带领90多个民兵,悄悄摸到岔口村边,绕过敌人工事,迅速接近了村西鬼子的驻地。郭支队长命令崔三娃等民兵在一旁击石,吸引敌哨兵注意力。姜排长摸到哨兵脚下,猛扑过去,用绳索将哨兵的脖子勒住,将其勒死。民兵们也迅速赶到大门旁。一个日本兵听到门外响动,刚从门里走出,崔三娃一刺刀就把他捅死。然后带领民兵冲进院中,指挥大家一齐往三四个房间里甩手榴弹,炸得敌人血肉横飞。崔三娃领着几个民兵,扑上地窑,扒开窑顶,把囚禁的30多名干部和群众救了出来,然后迅速转移回根据地。

1942年底,一次,张县长带领民兵在戴家庄山头上伏击敌人,当敌人走进伏击圈,张县长对身旁的崔三娃说:

“能不能把骑洋马的敲掉?”三娃说:“试试看。”张县长立即让一个民兵连掩护三娃下山,在半山腰迅速选择了一个有利地形埋伏起来。一会儿,有三个骑洋马的日军军官前后相随走了过来,间隔距离不过三四米。三娃倚在一个小土塄上,当敌人进入

射程时,扳机一动,走在最前头的那个应声落马。另一个被吓呆了,惊慌失措地东张西望,他还没弄清咋回事,一枪被击中,也滚落马下。第三个见势不妙,迅速下马,正要卧倒,已被三娃射出的第三颗子弹打得仰面朝天。接着机枪、步机、手榴弹,打成一片火海,三娃三枪打死三个敌指挥官的美名,迅速传遍吕梁山区。

1943年,崔三娃响应毛泽东关于“把敌人挤出去”的号召,积极开展各种“挤敌人”的斗争。2月,岔口附近15里内20余村人家,全部转移到根据地,使岔口敌据点附近变成无人区。三娃根据县委对敌斗争委员会和武工队的部署,从四面围困岔口,组织民兵基干队,分成战斗小组,日夜在岔口据点周围监视和打击出扰之敌。在敌人过路处埋上地雷,封锁住敌人。有一次敌人清早出发,他们就装好了“榆木炮”,敌人刚出碉堡,就被土大炮击散了,有几个还送了命。他曾和民兵一起上了刺刀,身上装满了手榴弹,多次冲入岔口,日伪军吓得钻入碉堡内一枪不敢发。为了断绝岔口敌据点水源,三娃派民兵隐蔽在敌人平时饮用水处对面的山坡上,日伪军出来担水,就开枪射击,先后有好几个伪军被打死。敌人白天不敢出来,只好深夜偷着出来。三娃发动群众,往井里扔死猫、死狗、死老鼠,但敌人把这些死动物捞出来,照样打水吃。后来,有群众献计说:将头发剪碎成末,放到井里,再把大粪灌入井内,看他们怎么吃?这一办法真灵,任凭鬼子怎么打捞,那水里总有头发,还有臭味。敌人眼看着没有水可吃了,再加上屡遭民兵的冷枪冷弹袭击,整天被困在乌龟壳里,只好灰溜溜地于同年7月的一天晚上,狼狈逃跑了。我部队和民兵取得了“挤敌人”斗争的胜利。

1943年夏季反“扫荡”中,崔三娃向各村的民兵中队发出了杀敌比赛的倡议,得到了大家的响应。崔三娃和他领导的民兵,在反“扫荡”中,英勇杀敌,战绩辉煌,粉碎了敌人多次“扫荡”,保卫了群众的生命财产。同时,在战斗中也培养和带动了许多射击能手和民兵英雄。他的威名迅速传遍了吕梁山区,受得了广大群众的爱戴。

1944年12月,在晋绥边区第四届群英会上,崔三娃荣获“特等民兵英雄”称号。日本侵略者投降后,崔三娃率领民兵驰骋平川,与蒋军军阀奋战三载,打出了吕梁人民的威风。1982年6月,崔三娃病逝,终年70岁。

本版稿件由吕梁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提供



陈正孝(1919—2003),汾阳市万户村人。1938年参加革命,历任八路军战士、民兵中队长、汾阳市抗日六区民兵大队长、县六区城市工作委员会委员、吕梁二分区武装部参谋。1953年以来,先后任万户村行政村党支部书记,栗家庄乡副乡长、武装部部长,汾阳市贫农协会副主任,汾阳市林业局副局长等职。

陈正孝从事民兵工作多年,抗日战争时期,英勇杀敌,屡立战功,曾多次荣获“战斗英雄”称号。1939年秋,经汾阳市抗日六区干部张子升介绍,陈正孝、张玉玺等民兵组织起一个秘密游击小组,陈正孝担任了游击小组组长。其任务是发展民兵组织、搞情报、割电线和破坏敌人的交通,配合当地党组织开展抗日活动。陈正孝带领游击小组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。1941年新年的这一天,陈正孝经当时六区党组织负责人林毅的介绍,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不久,上级决定以“秘密民兵”为骨干成立“义田会”,还领回三支步枪。他们的任务是借义务看护全村庄稼的名义,晚上进行秘密活动。从此,陈正孝和他的秘密游击小组开始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。

有一天夜里,陈正孝和游击小组的成员们正在村外的一孔土窑洞里睡觉,突然有一个小组成员从村里跑出来报告说:“顽军进村了,又拉牲口又抢粮,还捆走十几个青年。”陈正孝接到这个紧急情报后,立即安排民兵在村口路旁的一块庄稼地里隐藏起来。半夜三更,天黑沉沉的,从万户村不时传来哭喊声、狗叫声,村里乱作一团。不到半个钟头,隐隐约约可看见几十个敌人,正押着十几个青年和十几头驮着东西的牲口向山下走来。敌人走进民兵的埋伏圈后,陈正孝一声令下,三支步枪一起开火,颗颗子弹划破夜空向敌人飞去,紧跟着民兵们又发出了一阵阵冲杀声。敌人一下子被打乱了,根本来不及辨明虚实,便仓皇逃走了。群众得救了,牲口和粮食也被夺回来了。

1944年,驻守在汾阳城和协和堡村的日伪军聚集了大批车马,突击到边山一带抢粮。为了打击敌人的骚扰,粉碎敌人的抢粮阴谋,遵照上级的指示,陈正孝带领民兵们在协和堡敌据点周围的山村里三战抢粮日军,粉碎了敌人的图谋,消灭了敌人的行动计划,取得了反抢粮斗争的胜利,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。同年12月,陈正孝出席了晋绥边区第四届群英会,被授予晋绥边区“民兵战斗英雄”称号。

新中国成立后,陈正孝一直从事党务和行政工作,曾多次被评为劳动模范。1960年,他应邀赴京参加了全国群英大会,毛主席亲自授予他一支半自动步枪和一枚铜质五角红星纪念章,这支步枪现陈列于北京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。2003年4月28日,陈正孝因病逝世,终年84岁。

晋绥边区民兵战斗英雄

陈正孝